





漢蔡中郎集卷之二

長安  
振鐸西  
諸書本

吳興後學茅一相康伯父訂

獨斷下

易曰帝出乎震震者木也言宓犧氏始以木德王天下也木生火故宓犧氏以火德繼之火生土故神農氏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黃帝以少昊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少昊氏以顓頊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顓頊氏以帝嚳氏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帝嚳氏以火德





繼之火生土故帝舜氏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夏禹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殷湯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周武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高祖以火德繼之

伏犧為太昊氏炎帝為神農氏黃帝為軒轅氏少昊為金天氏顓頊為高陽氏帝嚳為高辛氏帝堯為陶唐氏帝舜為有虞氏夏禹為夏后氏湯為殷商氏

武王為周

高祖為漢

高帝 在位十二年  
生惠帝

惠帝 七年  
無後

呂后攝政 八年立惠帝弟  
代王為文帝

文帝 二十三年  
生景帝

景帝 十六年  
生武帝

武帝 五十四年  
生昭帝

昭帝 十三年無後立元  
衛太子孫為宣帝

宣帝 二十五年  
生元帝



元帝 十六年 生成帝

成帝 二十六年 無後 立弟 定陶王子為哀帝

哀帝 五年 無後 立弟 中山王子為平帝

平帝 五年 王莽篡

王莽 十六年 劉聖公殺之

聖公 二年 光武殺之

光武 三十三年 生明帝

明帝 十八年 生章帝

章帝 十三年 生和帝

和帝 十七年 生殤帝

殤帝 一年 無後 取清河王子為安帝

安帝 十九年 生順帝

順帝 十九年 生冲帝

冲帝 一年 無後 取和帝孫安樂王子是為質帝

質帝 一年 無後 取河間敬王孫蠡吾侯子為桓帝

桓帝 二十一年 無後 取解犢侯子立為靈帝

靈帝 二十二年 生史侯董卓殺之 立史侯弟陳留王為帝

從高帝至桓帝三百八十六年 除王莽劉聖公三



百六十六年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四百一十年呂后王莽不入數高帝以甲午歲即位以乙未為元

帝嫡妃曰皇后帝母曰皇太后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其衆號皆如帝之稱秦漢以來少帝即位后代而攝政稱皇太后詔不言制漢興惠帝崩少帝弘立太后攝政哀帝崩平帝幼孝元王皇后以太皇太后攝政和帝崩殤帝崩安帝幼和熹鄧皇后攝政孝順崩沖帝質帝桓帝皆幼順烈梁后攝政桓

帝崩今上即位桓思竇后攝政后攝政則后臨前殿朝羣臣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十三世十四世十五世十六世

中山平  
孝王帝  
定陶哀  
共王帝

庚史宣元成  
太皇孫帝帝帝

高祖 惠文 景武 昭  
帝 帝 帝 帝



長沙春陵鬱林鉅鹿南光  
定王節侯太守都尉領武帝帝帝帝

清和安順帝沖

孝王帝帝帝

千乘樂安勃海質  
貞王夷王孝王帝

河間蠡吾桓  
孝王侯翼帝

文帝弟雖在三禮兄弟不相為後文帝即高祖子

於惠帝兄弟也故不為惠帝後而為第二宣帝弟

次昭帝史皇孫之子於昭帝為兄孫以係祖不得

上與父齊故為七世光武雖在十二於父子之次

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父祖皆

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

而為九世故河圖曰赤元世會昌謂光武也十世

以光謂孝明也十一以興謂孝章也成雖在九哀

雖在十平雖在十一不稱次

宗廟之制古學以為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

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

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

薦寢廟詩云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是皆其文也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居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皆古寢之意也居西都時高帝以下每帝各別立廟月備法駕遊衣冠又未定迭毀之禮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乃以經義處正罷遊衣冠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宗孝宣爲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猶古之禘祫也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光武中

興都洛陽乃合高祖已下至平帝爲一廟藏十一帝主於其中元帝於光武爲禰故雖非宗而不毀也後嗣遵承遂常奉祀光武舉天下以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遵儉毋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主於世祖廟皆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廟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是後踵前孝和曰穆宗孝安曰恭宗孝順曰敬宗孝桓曰威宗唯殤沖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而崩不列於宗廟四時就陵上祭



寢而已今洛陽諸陵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  
及四時曰上飯大官送用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  
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天子以正  
月五日畢供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  
四姓小侯諸侯家婦凡與先帝先后有瓜葛者及  
諸侯王大夫郡國計吏匈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  
尚書官屬陞西除下先帝神座後大夫計吏皆當  
軒下占其郡穀價四方災異欲皆使先帝魂神具  
聞之遂於親陵各賜計吏而遣之正月上丁祠南

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祖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  
供畢以次上陵也四時宗廟用牲十八太牢皆有  
副倅西廟五主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元帝也高帝  
為高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其  
廟皆不毀孝元功薄當毀光武復天下屬弟於元  
帝為子以元帝為禰廟故列於祖宗後嗣因承遂  
不毀也

東廟七主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也  
光武為世祖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和帝為穆



宗安帝爲恭宗順帝爲敬宗桓帝爲威宗廟皆不  
毀少帝未踰年而崩皆不入廟以陵寢爲廟者三  
殤帝康陵沖帝懷陵質帝靜陵是也追號爲后者  
三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葬北陵安帝祖母也清  
河孝德皇后安帝母也章帝梁貴人曰恭懷后葬  
西陵和帝母也安帝張貴人曰恭敏后葬北陵順  
帝母也

兩廟十二主三少帝三后故用十八太牢也

漢家不言禘祫五年而再殷祭則西廟惠帝景昭

皆別祠成哀平三帝以非光武所後藏主長安故  
高廟四時祠於東廟京兆尹侍祠衣冠車服如太  
常祠行陵廟之禮順帝母故云姓李或姓張高祖  
得天下而父在上尊號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  
也孝宣繼孝昭帝其父曰史皇孫祖父曰衛太子  
太子以罪廢及皇孫皆死宣帝但起園陵長承奉  
守不敢加尊號於祖父也光武繼孝元亦不敢加  
尊號於父祖也世祖父南頓君曰皇考祖鉅鹿都  
尉曰皇祖曾祖鬱林太守曰皇曾祖高祖舂陵節



蔡中郎集 卷之二  
侯曰皇高祖起陵廟置章陵以奉祠之而已至殤  
帝崩無子弟安帝以和帝兄子從清河王子卽尊  
號依高帝尊父爲太上皇之義追號父清河王曰  
孝德皇順帝崩沖帝無子弟立樂安王子是爲質  
帝帝偏於順烈梁后父大將軍梁冀未得尊其父  
而崩桓帝以蠡吾侯子卽尊位追尊父蠡吾先侯  
曰孝崇皇母匱太夫人曰孝崇后祖父河間孝王  
曰孝穆皇祖母妃曰孝穆后桓帝崩無子今上卽  
位追尊父解犢侯曰孝仁皇母董夫人曰孝仁后

祖父河間敬王曰孝元皇祖母夏妃曰孝元后  
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  
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  
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  
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爲王者得  
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  
入爲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

漢制皇子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  
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稱故以王號加之總



名諸侯王子弟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其次朝侯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稱侍祠侯其次下士但侍祠無朝位次小國侯以肺腑宿衛親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朝侯也

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洛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

古語曰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

正月朝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舊儀三公以下月朝後省常以六月朔十月朔旦朝後又以盛暑省六月朝故今獨以爲正月十月朔朝也冬至陽氣始起麋鹿解角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不聽事送迎五日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



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鍾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鳴則息也

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在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先帝時時備大駕上原陵他不常用唯遭大喪乃施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北郊明堂則省諸副車小駕祠宗廟用之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於尚書侍中中常侍侍御史主者郎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諸軍車騎春秋上陵令又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令以下皆先行

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爲五時副車俗人名之曰五帝車非也又有戎立車以征伐三蓋車名耕根車一名芝車親耕藉田乘之又有躡猪車慢輪有畫田獵乘之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孫乘之以從



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黃屋音金鏤音方釳  
繁纓重轂副牽

黃屋者蓋以黃為裏也

左纛者以蒼牛尾為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駢馬

音宗馬鬣也

上金駮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

在馬駮前方釳者鐵廣數寸在駮後有三孔插翟

尾其中繁纓在馬膺前如索帶者是也

重轂者轂外復有一轂施牽其外乃復設牽施銅

金鏤形如緹亞飛軫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左畫

蒼龍右白虎繫軸頭今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

前驅有九游雲罕闕戟皮軒鑿旗車皆大夫載鑿

旗者編羽毛引繫幢旁俗人名之曰鷄翹車非也

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古者諸侯二車九乘秦

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也尚書

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皮軒虎皮為

之也

永安七年建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

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罇正黃兩臂前後刻金以



作龍虎鳥龜形上但以青縑為蓋羽毛無後戶

冕冠周曰爵弁殷曰皐

音許覆也  
殷之冕

夏曰收皆以三

十升漆布為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  
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  
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  
常服黼皐禮朱干玉戚皐而舞大武周書曰王與  
大夫盡弁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  
今也純儉漢雲翹冠樂祠天地五郊舞者服之冕  
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有十二旒

公侯大夫各有差別漢興至孝明帝永平二年詔  
有司採尚書臯陶篇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焉皆廣  
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而玄上前垂四  
寸後垂三寸繫白玉珠于其端是為十二旒組纓  
如其綬之色三公及諸侯之祠者朱綠九旒青玉  
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皆有前無後組纓各視其  
綬之色旁垂鞋音倫纒當耳郊天地祠宗廟祀明  
堂則冠之衣黼衣佩玉佩履絢履孔子曰服周之  
冕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



天子冠通天冠諸侯王冠遠遊冠公侯冠進賢冠  
公王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  
六百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朝侯  
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

天子十二旒三公九諸侯卿七其纓與組各如其  
綬之色衣玄上纁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祠宗廟  
則長冠裼玄其武官太尉以下及侍中常侍皆冠  
惠文冠侍中常侍加貂蟬御史冠法冠謁者冠高  
山冠其鄉射行禮公卿冠委貌衣玄端執事者皮

弁服宮門僕射冠却非大樂郊社祝舞者冠建華  
其狀如婦人縷簾迎氣五郊舞者所冠亦爲冕車  
駕出後有巧士冠其冠似高山冠而小

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孝武帝幸  
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傳青構綠幘主贊曰主  
家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上爲之起乃賜衣冠引  
上殿董仲舒武帝時人其上兩書曰執事者皆赤  
幘知皆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  
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如今半



幘而已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秃幘施屋  
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所宜  
通天冠天子常服漢服受之秦禮無文遠遊冠諸  
侯王所服展筓音同無山禮無文高山冠齊冠也一  
曰側注高九寸鐵爲卷梁不展筓無山秦制行人  
使官所冠今謁者服之禮無文大傅胡公說曰高  
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  
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三寸長八寸公侯  
三梁卿大夫尚書博士兩梁千石六百石以下一

梁漢制禮無文

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纚裏鐵  
柱卷秦制執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監平服之謂之  
獬豸冠獬豸獸名蓋一角今冠兩角以獬豸爲名  
非也太傅胡公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國語  
曰南冠以如夏姬是知南冠蓋楚之冠秦滅楚以  
其君冠賜御史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  
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貂蟬鼠尾飾之太傅  
胡公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之飾秦滅



趙以其君冠賜侍中齊冠或曰長冠竹裏以纒高七寸廣三寸形制如板

高祖冠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制禮無文鄙人不識謂之鵲尾冠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珠九枚今以銅爲珠形制似縷籠記曰知天文者服之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鵠音聿冠前圖以爲此制是也天地五郊明堂月令舞者服之

方山冠以五采穀爲之漢祀宗廟大享八佾樂五行舞者服之衣冠各從其行之色如其方色而舞焉

術士冠前圓吳制邈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者不用其說未聞

巧士冠高五寸要後相通埽除從官服之禮無文却非冠宮門僕射者服之禮無文

樊噲冠漢將軍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籍營廣七寸前出四寸司馬殿門大護衛士服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監門衛士



服之禮無文

珠冕爵皐收通天冠進賢冠長冠緇布冠委貌冠皮弁惠文冠古者天子冠所加者其次在漢禮

帝諡

違拂不成曰隱

靖民則法曰黃

翼善傳聖曰堯

仁聖盛明曰舜

殘人多壘曰桀

殘義損善曰紂

慈惠愛親曰孝

愛民好與曰惠

聖善同文曰宣

聲聞宣遠曰昭

克定禍亂曰武

聰明睿智曰獻

溫柔聖善曰懿

布德執義曰穆

仁義說民曰元

安仁立政曰神

布綱治紀曰平

亂而不損曰靈

保民耆艾曰明

辟土有德曰襄

貞心大度曰匡

大慮慈民曰定

知過能改曰恭

不生其國曰聲

一德不懈曰簡

夙興夜寢曰敬

清白自守曰貞

柔德好衆曰靖



安樂治民曰康

小心畏忌曰僖

中身早折曰悼

慈仁和民曰順

一日傾

好勇致力曰莊

恭人短折曰哀

在國逢難曰愍

名實過爽曰繆

立穆切

雍遏不通曰幽

暴虐無親曰厲

致志大圖曰景

辟土兼國曰桓

經緯天地曰文

執義揚善曰懷

短折不成曰殤

去禮遠衆曰煬

怠政外交曰攜

治典不敷曰祈

一日震

漢蔡中郎集卷之二終



漢蔡中郎集卷之三

吳興後學茅一相康伯父訂

陳政要七事疏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  
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  
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  
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  
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  
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



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踈廢故皇天不  
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  
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  
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  
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  
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  
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音悶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  
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  
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  
敬養老辟靡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  
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  
汗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  
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  
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  
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  
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



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  
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  
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  
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  
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  
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  
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  
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

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  
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  
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  
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  
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憤然衆庶解悅臣愚以  
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  
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



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謹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音計心動也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

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



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

求遷轉更相倣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掩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



蔡中郎集 卷之三 三百七十四  
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  
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  
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洶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  
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  
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  
被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  
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

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  
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  
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  
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  
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領得就平  
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  
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  
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  
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轂門



復聽續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  
遂以轉徙邕為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  
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  
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  
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  
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有紀  
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  
門戶畧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  
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

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  
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  
曆以籌筭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  
徃徃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  
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  
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  
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  
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  
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湏刑竟乃因縣道具



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郡書所宜摺據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逆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以惶怖愁

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摺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叅以璽書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 幽冀刺史久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為名職以郎為貴智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嘆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奕騎



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國家贍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恠問其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

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爲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闕音愛礙同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爲冀州刺



史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五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臣悽悽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荅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帷中為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



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爲對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荅聖問情衷變易怔營怖悸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温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虹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勝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出至昭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

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天度投蜺見主惑於毀譽合讖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奮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古不虛言意者陛下關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衆變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賢決毀譽使貞雅各得其所嚴守衛整威權機不假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唯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為恠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為司馬遂為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

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况今將狂狡之人為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為戒天子驚群陰太隆群下並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曰南宮侍中等聞雌雞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爲恠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卽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中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卽位將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

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况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卽爲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娶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詔問曰卽祚以來災眚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水



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食思亂則風貌失則兩視闇則疾厲流行水不潤下則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畿甸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爲羸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金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

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爲之退舍

詔問蝗虫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虫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虫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介損求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爲平城門向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正者也武庫禁



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  
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  
出宮瓦自墮諸侯強凌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  
其咎宮室傾圮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  
去暴悖之愆抑諸侯強凌主之漸率由舊章以變  
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  
時共禦帝用不羞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詔問曰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  
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退食在

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  
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  
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博  
學深奧退食在公非臣螻蟻愚怯所能堪副亦臣  
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  
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  
之恠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赤帝之精輔或未衰  
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爲安凶  
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



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人爲天  
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  
垣近在署寺紛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  
至切矣幸陛下深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墮雞化  
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即祚以來宮中無地逸竄  
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  
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  
史霍玉依阻城社大爲奸禍盜竊權藏晦惑之  
罪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

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  
將爲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深惟趙霍以爲  
至戒論者疑太尉張顥爲玉所進暗昧已成非外  
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此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  
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倅璋所在尤貪濁九列之  
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旣不盡由本朝反有  
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  
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玹屯騎  
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故爲



陸下先群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  
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  
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  
惇音細志幅音劈至剛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  
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  
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陞階增  
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  
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

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但當察其真僞以加黜陟  
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  
一介之技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  
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忍而絕之  
側身踊躍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旣  
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  
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  
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感  
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



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  
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  
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  
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叅美顯宗令  
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  
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踊躍鳧  
藻謹奉生頭酒九鐘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

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詩  
曰顛顛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